



姐妹伴學

孟小冬在向余叔岩學第一齣戲《洪羊洞》時，余氏命孟小冬先唱一段聽聽。孟小冬於是唱「歎楊家投宋主」一段四句慢板，心想這齣戲我台上已演過多次，程君謀、鮑吉祥先生都教過，特別這段慢板，完全是按余老師唱片所學，而且已不知聽過幾百遍、幾十遍了，哪還有錯，自以為唱得很夠水準。叔岩聽後大笑說：「妳這是從唱片上聽來的。很好，但沒找到訣竅，內裡的玩意兒未曾學到，慢慢來吧。」孟小冬聽後，不由心裡發慌，真正意識到余老師教戲怎一個「嚴」字了得！難怪富英、少霖他們當初受不了這種嚴教，紛紛放棄。此時著實有不少人替孟小冬擔心，認為她也必定會因受不了余氏之嚴教，而中途停學。但孟小冬以為童年蒙師仇月祥教戲，也很嚴厲，七八年終能忍受過來，如今余門縱嚴，亦不過如此，況且有真玩意兒要學，乃下定決心，矢志不移，絕不打退堂鼓。

叔岩正式向孟小冬傳授《洪羊洞》第一課時，把自己兩個女兒慧文、慧清叫來，對她們說：「你們冬哥（稱小冬）學戲時，希望你们們一起參加，也可以跟著學戲，但不是要你們『下海』，你們還是以學業為主（當時姐妹二人均在春明女中讀高中），高興時聽聽，不高興時就看自己的書。」李少春也允准參加旁聽。其中慧文對學戲似乎不太有興趣，只管背英語單詞，或看其他課本；只有慧清本來就喜歡皮黃，她平時在父親吊嗓時，耳濡目染連聽帶熏，不知不覺地已學會了不少唱段，但不敢當著父親面前哼唱，只是有時偷偷地唱上一段，過過戲癮。

或許是父親的遺傳藝術細胞，嗓音還很像父親。但叔岩深感唱戲這碗飯太難吃，特別女孩子，談何容易，因此他往常不准女兒在旁聽戲。慧清見父親這次主動要她陪孟小冬伴學，真是打心底裡高興。慧清文化高，領悟快，在高中唸書還學會了簡單的樂理，掌握了用簡譜記錄京劇唱腔的方法，這對孟小冬是個很大的幫助，因此孟小冬上課時沒有記住的小腔，課後可以用慧清記錄的

簡譜，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同時，慧清也真的喜歡這位大姐姐，她還把父親以前授徒時的某些「秘密」透露給她。比如在老師講話時，學生必須起立；教唱時，他不叫你坐下，你就別坐下。還有他講課時，不准用筆作筆記，只能用腦子默記。並說，以前楊寶忠就是因為每當老師吊嗓時，就很用心聽，但同時又取出紙筆記寫，老師就不高興了。因為已預先得到余二小姐提供的「情報」，並照此辦理，所以特別受到叔岩的嘉許，而孟小冬對慧清的暗中相助，也非常感激。

孟小冬比她們姐妹大了十來歲，儼然以老大姐身分與其和睦相處，平時也總不忘替兩個妹妹買這買那，將她們視同手足，三人親如一家。

叔岩讓兩個女兒為孟小冬伴學，也自有苦衷，他一方面為了防止社會上一些閒言穢語；另一方面，也是為了對付來自繼室姚氏的醋意。此時姚氏已為叔岩添得一女，取名慧齡，長到二三歲，孟小冬為取得姚氏喜歡，總是進門請安問候。學戲空隙，也總要去抱一抱這位小妹妹，以示親暱。有時新製的衣衫才穿上身，即被小妹吐得不能再穿；剛理好的髮型，有時也被抓得零亂不堪，難以見人。即使這樣，孟小冬也裝著若無其事，一忍再忍。這些小事每被叔岩看在眼裡，記在心中，感動不已。

其實舊時學藝，大都有過這般苦難經歷，。當年程硯秋在師傅榮蝶仙家學徒，除了抱孩子，還要刷鍋洗碗，灑掃庭院，甚至倒夜壺、瀉尿盆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另一方面，當時京城梨園也有一條行規「男師教女徒，必須有內眷作陪」，這條行規無疑是正確的。在中國舊倫理上，以「天地君親師」，並列為五種尊長。徒之於師，等於子之於父，但自「女徒弟」出現之後，人性複雜，品格各殊，有善良師資，便有名教敗類。因師徒關係至為親密，往往有人借此機會，謀達野心目的，上世紀五〇年代早中期，在江南某

沿海城市就出現過這等敗類。有一大家閨秀，二九年華，高中畢業，因受父母影響，酷愛皮黃，更醉心余派老生。後隨一男師習唱，此公已屆不惑之年，家有妻妾，兒子滿堂。此公先認該徒為「乾女兒」，不數月即轉為「秘密妻」，再到「公開妻」。為此，遭到女徒尊大人反對，然而亦無效。奈何生米已成熟飯，不得不上演了一齣家庭「三擊掌」。從此父女反目，再也未見。師徒婚後，生得二女，漸漸長大，尚未成年，誰知此公獸性大發，竟又在親生女兒身上打起主意，將她們當作發洩獸慾的對象，以滿足自己可恥的慾火，實令人髮指。當然，法網恢恢，此後被司法機關以「流氓罪」判處十年有期徒刑，受到應有的懲罰，也是罪有應得。

再說余叔岩教唱《洪羊洞》時，對愛徒們說：「京劇表演是七分念白三分唱，學唱首先要看字音準確上下功夫。所有唱工戲，無論整齣或是一段數段，都應由字眼說起。在教唱之前，應偏重念白，兼及做派。所以我今天先說說《一捧雪》的念白給你們打底子。」《一捧雪》的念白，余氏教得很仔細，每次只教一小段，從平上去入、陰陽尖團開始，直到把字念准為止。後來陸陸續續學了三個月，才把這齣戲的念白告一結束。

余氏在教《一捧雪》念白的同時，又向孟小冬講述《洪羊洞》的做工、劇情。他說：「這齣戲裡，必須要把楊延昭憂國憂民的心情展露出來。對楊家為國報效的理想、未能實現的痛苦，要表達出來」。在教做工動作時，叔岩強調要注意劇中人的身分。扮演文人必須有書卷氣，扮大將要有大將氣派，扮丞相要有丞相風度。叔岩還特別提出「疊折換胎」的表演要求。所謂「疊折」，是指做身段動作時，身段必須子午像，足要八字形；兩手端玉帶，亦需一高一低，否則平端就成了拉洋車了。如演文人，必須蜂肩駝背，俗謂「扣胸」，不能挺胸凸肚；兩臂要圓，不能塌下；如演老人，則要「短腿」。這樣背、腰、腿疊成三折，才能符合劇中人的形象。而「換胎」就是到了台上，要把自己忘了，換成劇中人物，今

天演諸葛亮，要像諸葛亮，明天演宋江，就要換成宋江。演誰像誰，要把劇中人當成自己，才能演得惟妙惟肖。

李少春《戰太平》公演之後，余叔岩就加緊為孟小冬排練《洪羊洞》，上演之前還多次在「范秀軒」綵排，帽子、服裝、髯口、厚底，與台上一般無二。為求逼真，還讓慧文、慧清姐妹分別扮著柴夫人和楊宗保，要求和正式上台一樣，琴師王瑞芝也參加全過程的伴奏。唱腔若有不合適，余師則逐字逐句加以校正，如此反覆排演，直到叔岩點頭通過。

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，經過兩個月的速成學習，孟小冬主演的大軸《洪羊洞》，終於在新新戲院和觀眾見面。鮑吉祥配演八賢王，李春恆、裘盛戎分飾孟良、焦贊，慈瑞全飾老軍程宣。壓軸為李慧琴和李多奎合演《六月雪》，開鑼由高維廉演《轅門射戟》，倒第三是余叔岩大弟子吳彥衡（後改武生）的《挑滑車》。

演出當天上午，琴師王瑞芝先到東四三條孟府，為孟小冬吊嗓。午飯後，便早早來到戲院後台，孟小冬自己先化好妝，等候余師前來把場。不一會兒，余叔岩手執用慣的翡翠嘴的旱煙袋來到後台，他先來下場門口，張望賣座如何，一看上下坐滿，才放了心。此時忽然台下有人看見綠色短旱煙袋，即喊出「余三爺！余三爺！」周圍人也一齊拍手歡迎，叔岩急忙拱手縮退，來到化妝室，迎面對孟小冬只說了一句話「楊六郎快死啦！」話雖不多，卻是一句提綱挈領的指導性訓示，也可以說是給孟小冬指引一個點石成金的訣竅。

要唱好《洪羊洞》，就要圍繞著「快死啦」三個字做文章。為此，這齣戲余叔岩只讓小冬唱六半調，不准唱正宮乃至乙字調，就是因為楊六郎病重「快死啦」的緣故。病人站都站不住了，哪裡還

有高唱入雲的力氣，特別末句「無常到萬事休……」叔岩提醒孟小冬要求氣如游絲，若斷若續而結束終場。他曾給孟小冬講過當年劉鴻聲演出《洪羊洞》的故事。他說，劉鴻聲演此戲時，其高亢之音，到底不懈，譚鑫培在台下說：「臨終還有這麼大的中氣，看他怎樣死法。」

接著余叔岩又看了一下孟小冬自己化好的妝，他不滿意，要孟小冬重新洗臉，他來為孟小冬化妝。然後只是很簡單地在孟小冬臉上敷了一層粉，又在眉眼之間與額頭上淡淡抹上一點胭脂，隨後讓人拿熱手巾來，趁著熱氣騰騰往孟小冬臉上一蓋，並且說：「記住，這個熱手巾太重要了。妳以後扮戲，千萬別忘了這把熱手巾。」果然，經熱手巾覆蓋後，臉上就顯得非常鮮明潤澤，到了台上自然有一種光彩，這也是扮戲的訣竅之一。

孟小冬《洪羊洞》演出非常成功。本來她未入余門前，在京城演出每演必滿，拜師後，又有數月未和觀眾見面，況且這次公演和李少春《戰太平》的公演一樣，觀眾因多年看不到余叔岩的演出，都把他們作為余叔岩派出的代表來觀賞。演出後眾人對孟小冬無不刮目相看，有不少人看了演出以後，評論孟小冬說：「神氣活像他老師。」整齣戲的演出，自始至終喝彩聲不絕，內外行一片叫好，簡直轟動京城，譽滿全國。叔岩也甚為高興，對孟小冬說：「今天很好！以後妳要學任何戲，找我說吧。」

此戲演後，孟小冬曾對人說，《洪羊洞》這齣戲甚不易唱，有老師在台口把場，更加放心些。第一場在〔小鑼奪頭〕鑼鼓點中緩步上場時，余師在後面推了一下，恰好和鑼鼓節奏吻合，不差分毫；她還說，楊六郎由得病到命終，唱做要一步一步趨向衰瀟氣氛，如不經心，即無精彩；而「自那日朝罷歸……」這一大段，為全劇之精華，最難討好，此乃病中對八賢王訴說衷腸，雖是隨便敘話，但在平鋪直敘之中，又須有不少抑揚頓挫之處，幸虧譚



鑫培將此段錄了唱片，流傳後世，雖說少錄了「真骸骨」和「望鄉台」兩句，但他那雲遮月的嗓音，唱得出神入化，尤其第一句「自那日朝罷歸」六個字，真是空前絕後。為了這句唱，自己不知下了多少功夫，仍未學好。

孟小冬說得很謙虛，她飲水思源，不忘在成功的後面，余師以及前輩們付出的幾多心血。

